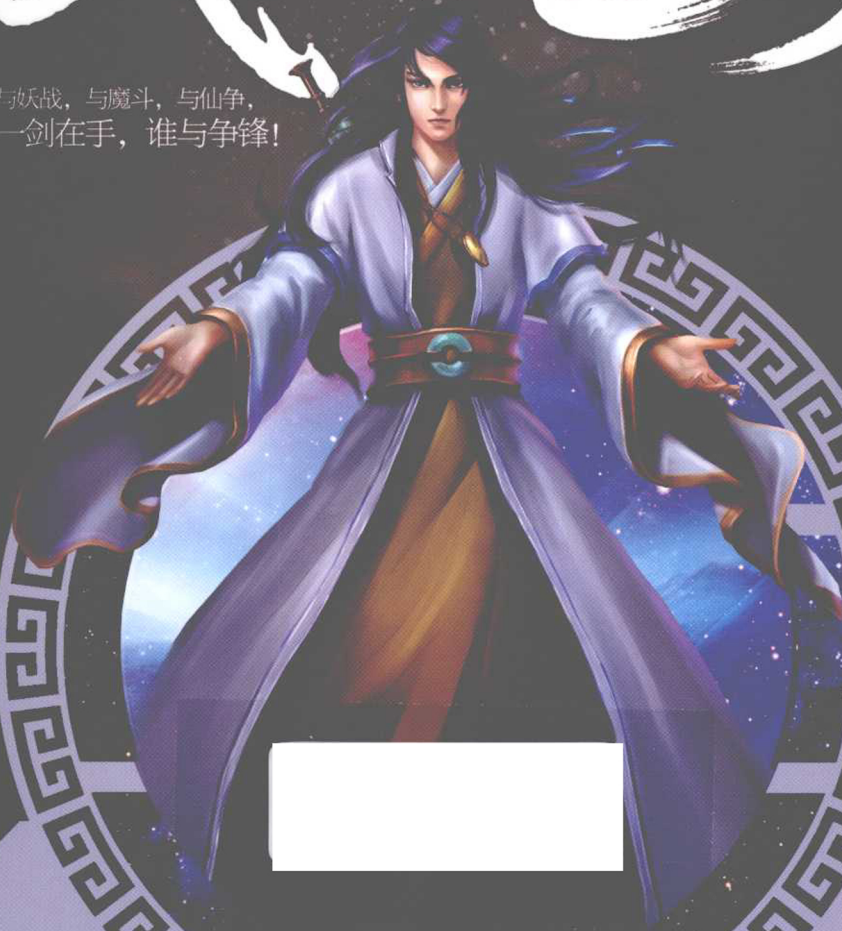
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⁸

与妖战，与魔斗，与仙争，
一剑在手，谁与争锋！



我吃西红柿
唐家三少

赞
点
推
荐

终成正果
天地大战
变幻莫测
星罗棋布

踏破十洲三山，问鼎终极强者！
何常在首部奇幻巨作完美收官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何常在◎著

武动苍穹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动苍穹.8 / 何常在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5.7

ISBN 978-7-5502-5536-4

I. ①武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8854号

武动苍穹.8

作者: 何常在
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策划编辑: 万小红 张艳婷

封面设计: 书舟设计

版式设计: 王玉双

责任校对: 张艳婷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60千字 710毫米 × 1000毫米 1/16 15印张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536-4

定价: 25.00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

目 录

01 四海归心 / 001

一众地仙清醒之后，对张翼轸和应龙感激不尽。张翼轸客套几句，提出让一众地仙前往东海暂住。地仙们自然欣然同意，又见张翼轸身为飞仙，应龙虽然难辨仙魔，不过一身修为却深不可测，众人感念救命之恩，又有容身之地，无不欢欣鼓舞。

02 照天镜 / 033

照天镜镜面朝上，蓦然间光芒大盛，一道光柱直照天际，将笼罩一天柱千年之久的云雾逼开，现出一个方圆数丈的大洞。透过大洞一眼望去，只见一天柱直入云霄，不见最上端究竟通向何处。

03 一笑泯恩仇 / 061

张翼轸笑道：“说得也是，天地之间万事机缘莫测，也是无比玄妙。想起先前多少与我打打杀杀之人，最终却并肩而立。而与我自小一同长大的红枕，终了竟是入了魔道。世间变幻，谁人可测天机？”

04 四海阁大典 / 089

四海龙王先是与张翼轸一一见礼，随后四人并列空中，朗声说道：“从此四海一心，共迎太平盛世。四海龙王在此亲口一诺，四海阁与四海亲如一家，翼轸为我四海共同尊崇的贵宾！”

05 身世之谜 / 117

张翼轸震惊当场，一时心神大乱，凝神半晌，才退后几步，连连摇头说道：“九灵，我，我不相信……依你所说，你与我父亲交好，又与天帝暗中策划，难道是说，我父亲正是天帝不成？”

06 巅峰大战 / 145

天帝自忖有天命在身，有天地之力为其所用，认定张翼轸三人定然不是他的对手。不想一击出手，光华之海将三人束缚其中，竟是无法将三人定在当场。三人来势不减，张翼轸手中的声风剑、应龙的阴阳斩、潘恒的大天魔神通已然同时发作，轰然一声与天帝正面相迎。

07 晋升玄仙之境 / 177

张翼轸先是摇头，随即又微一点头，却道：“以我目前情景，确实比七色天仙要强上几分，不过我本人并不清楚玄仙之境究竟是何等境界，是以若说这般微末本领就是玄仙，也是有些勉为其难。是以此事暂且不论，管他玄仙还是天仙，我还是我，张翼轸！”

08 人月圆 / 205

四海阁张灯结彩，处处欢声笑语。张翼轸在应龙、烛龙的陪同之下，打扮一新，只是左手紧握混沌珠，多少有些怪异，好在众人全都见怪不怪，每人都恨不得挤上前来，亲口向张翼轸道谢并且祝贺一番。张翼轸也是颇有耐心，来者不拒，与大家一一见礼，更令所有人都心生敬意。



01 四海归心

一众地仙清醒之后，对张翼轸和应龙感激不尽。张翼轸客套几句，提出让一众地仙前往东海暂住。地仙们自然欣然同意，又见张翼轸身为飞仙，应龙虽然难辨仙魔，不过一身修为却深不可测，众人感念救命之恩，又有容身之地，无不欢欣鼓舞。



再回东海

一众地仙虽然见识过天仙、飞仙和天人，也听闻了一些天庭之秘，不过大部分却并未见过龙王，也未曾来过龙宫，是以众人大难不死之后，得知可以到龙宫一观且与龙王为友，也都心情大好，有说有笑来到北海龙宫。

饶是倾北知道张翼轸神通广大，且有青丘极力推举，还是怎么也没想到张翼轸只一开口，便让一向轻视龙族的戴风点头答应与北海结盟。而且张翼轸又带来百余名地仙相助北海，大大出乎倾北意料，更让他喜出望外，大喜之下，他几乎语无伦次，急忙命手下将一众地仙安排妥当，敬为上宾。

不提倾北如何对张翼轸心存感激，单是一众地仙对能够在北海龙宫容身也是深感欣慰，内心对张翼轸也是暗生敬意。张翼轸也不啰唆，直截了当告诉倾北要善待地仙，也叮嘱一众地仙将北海当作自家之地，莫要客套，也不必见外，更主要的是要同进共退。

倾北与一众地仙皆慨然应下，无人再有二心。张翼轸心中明白，以倾北的心机和拉拢手段，再加上一众地仙如今几乎无路可退，此次联手，当是皆大欢喜之事。

随后张翼轸和应龙也不停留，闪身出得北海，一路疾飞，半个时辰之后便置身波澜壮阔的东海之上。东海海水依旧，波涛也一如既往，张翼轸虽然离开不久，再次来到东海，内心却别有一番滋味。

微一感慨，张翼轸摇头一笑，对应龙说道：“东海虽是四海之中最为温和之海，不过诸事全从东海而起，灵动掌门被罗远公所骗，无天山与东海恩怨，咫尺天涯之地，地倾东南之所，东海看似平和，却是暗藏潜流……”

应龙嘿嘿一笑，答道：“四海升平谈何容易，都是表面平静，却暗中波涛汹涌，只要四海不是风起云涌就已经不错，不提也罢……只要等我渡过天劫，一切全都会迎刃而解。若是被天雷击得粉身碎骨，也是无奈之事……不过翼轸尽管放心，万一我到时难逃一死，临死之前，定会将诸多秘密全数告诉你得知。”

张翼轸晒然一笑，应龙倒也机灵，竟然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，不过仍然追问道：“应龙，难得你五行齐全，再加上控风之术，真要再到天仙之境，天地之间谁人可以拦你？”

应龙却不上当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商鹤羽怎么还不现身来迎，难道我二人法力高强，瞒了他的感应不成？不对，商鹤羽一身修为几近天仙，应该早就有所察觉才对，为何迟迟不见现身，莫非他也随青丘出行，现在不在东海？”

张翼轸无奈一笑，说道：“应龙，你又何必与我遮遮掩掩，为何不说出你的真正身份，到底要瞒我到几时？”

应龙摇头笑笑，正要说话，忽然脸色微变，哈哈一笑，手指头上虚空之处说道：“商鹤羽，不要躲躲藏藏捉迷藏了，还是现身为好，省得我出手将你揪出来。”

话音一落，忽听半空之中一阵朗朗的笑声响起，随后人身一现，正是商鹤羽现形二人面前。商鹤羽一脸喜色，如沐春风，冲张翼轸和应龙微一点头，笑道：“故人前来，本该远迎千里，无耐身受翼轸之托，不敢稍离东海半步，所以只能在此等候二位大驾光临，失迎，失迎！”

应龙却不买账，脸色一黑，说道：“你明明躲在暗处想试探我二人神通感应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阴暗心思，不过是有意在我二人面前卖弄一二，怎么，难道你即日便可晋身天仙之境？”

被应龙没好气地呛了一通，商鹤羽也不恼，呵呵一笑，转身对张翼轸说道：“翼轸，方丈仙山之行是否顺利？另外，在天庭之上，可是见到了亲生父母？”

张翼轸不理商鹤羽之问，却是一脸惊讶地上下打量他半晌，然后点头赞道：“商兄修为精进不少，短短时间内居然又得一片天仙花瓣，可喜可贺。”

商鹤羽也不隐瞒，说道：“近来在龙宫，得海水灵性滋润，又心性平静，不过数月光景，却抵得上以前数百年之功，当真也是不可思议之事，说来还得感谢翼轸让我镇守龙宫。”

张翼轸哈哈一笑：“不过是无心之功，如何担当商兄的谢意？有商兄在东海龙宫，我也大为放心，再无后顾之忧。”

说笑间，张翼轸几人来到东海龙宫，见过倾东、倾颖之后，众人分别落座，张翼轸才将方丈仙山之事详细道来，随后又将北海与无天山结盟以及破除玄洲之举也



一并说出。

倾东听完，连连点头，赞道：“北海之事，翼轸处理得无比妥当，可得大功一件。倾北之心，我早有猜测，他在东海之中暗中安排的眼线，早已被我识破。只是眼线一直没有不当的举动，我也并未理会……这下好了，倾北归心，四海之中，除了南海倾南之外，东海、北海和西海如今可以说是三海一心，毕竟同属龙族，远古之时，也是亲如一家，不要自相残杀为好。”

“南海……父王倒是不用挂念在心，南海龙王虽说另有心计，不过现今心生懒散之意，且他膝下无子，却有一女深得他心，而此女却又对翼轸无比仰慕，是以只要翼轸出面，南海定当一心。”

正是倾颖一脸促狭笑意，在一旁插话说道。

“倾景？颖儿说得也是，景儿这个小丫头拜翼轸为师，对翼轸格外敬重，有此层关系，南海应该无忧。”倾东也是随声附和。

张翼轸被倾颖颇含深意的目光一瞥，不免心慌，忙转移话题，问道：“商兄，青丘为何突然离开东海龙宫，所为何事？”

说到青丘，商鹤羽一脸兴奋之意，忙道：“青丘此人……果然非凡，令人钦佩。不日前青丘正在静坐，忽有所悟，想起千年之事，一时心意大开，无数心法和法术全部记起。千年以前青丘便晋身飞仙之境，今日也临近地仙顶峰，此时心性突破，当时便晋身飞仙之境。当时正好我在他左右，在他飞仙初成之时为他护法，掩藏冲天的仙气，是以青丘飞仙虽成，并未名列仙班，天庭也无从得知……”

青丘飞仙大成之后，也未多说以前之事，只是闭关数日，出关之后，突然提出要去斩杀罗远公。商鹤羽和倾东不解其意，追问究竟，青丘笑而不答，只说斩杀罗远公是为其一，另有重大谋算，也是最为关键之事，却是为了张翼轸！

五行元剑

不过最后青丘挨不过二人的不停追问，还是多少透露一二，说是张翼轸自方丈仙山之上应该无功而返，只因他在人间之事未了，不能在天庭有所作为。他此次出

行，便是为张翼轸铺路搭桥，待翼轸回转之时，就可以尽快让一切顺利走向正途，不必再等候时日。

“青丘所说之事，其实我也猜到一二，他此去定是以斩杀罗远公为名，再以其飞仙身份，可以号令天下道门之中的散修或是中小门派，恐怕不用多久，就会追随者众多。到时时机成熟，若能趁机正好斩杀了罗远公，那么在天下修道之士心目中，除了三大道观之外，青丘当为第一人，无人不从无人不敬！再凭青丘的能言善辩，别说前来相助翼轸，就是组成天下第四大道观，也是小事一件……呵呵，不知老龙的想法，可是让翼轸称心？”

张翼轸点头赞许：“龙王所言极是，青丘智谋天下无双，为人又谨慎隐忍，此次无天山与北海之所以结盟顺利，而北海主动归顺，也是全赖青丘相助。”

倾东显然对青丘甚是看重，打趣说道：“翼轸，老龙识人无数，论运筹帷幄，无人可在青丘之上，你得青丘追随左右，大计可成。不过老龙冒昧一提，待翼轸大事已办之后，可否令青丘多与老龙走动，常来东海龙宫与我纵论局势？”

青丘深得倾东之心，张翼轸早已得知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当即笑道：“龙王见笑了，说的哪里话！不管翼轸是否成就大事，或是家人团聚，东海龙宫也是如同自家一般，怎会舍弃？”

倾东笑容之中颇多几分无奈，说道：“翼轸飞仙大成，说不定还天仙有望，到时即便凌霄宝殿不容，无明岛和无根海恐怕也可随意去得，怎会还滞留凡间？仙凡之间还是大有差别，天庭之上，日月之光、亭台楼阁、仙果汁浆都远胜凡间无数，你看天庭飞仙无数，又有几人愿意久居凡间？”

张翼轸微微一愣，看向商鹤羽，商鹤羽点头一笑，说道：“龙王说得不错，飞仙一旦飞升天庭，就会迷恋天庭的美妙和欢乐，无人再留恋世间。只因比起天庭之美好，凡间之地无比拙劣，无论居住之所还是美味佳肴，绝对是天壤之别，更何况天庭之上仙气浓郁，可令飞仙修行迅速，早日晋身天仙之境。所以飞仙飞天之后，除非确有不得已之事，一般极少有人再重返世间。”

说完，商鹤羽又自嘲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如我一般安心久居凡间的飞仙并非没有，却是不多。飞仙也好，天仙也好，都贪恋天庭之妙，或是追求更高境界，世间之地再无可留恋之处。便如地仙一成，自然不会再同凡人天天谈论如何引气入体一般，





毕竟境界差距太大，难有相通之处。”

此点张翼轸倒也赞同，想了一想，忽然笑了，说道：“至于日后我是久居天庭，还是长住世间，现今谈起却是为时过早。不过青丘却是可堪大用之人，以后龙王想与青丘畅谈，只管向他开口即可。”

有张翼轸亲口一诺，倾东大是放心。随后张翼轸又将囚禁地仙的四洲之事一说，商鹤羽自告奋勇地说道：“我也有些时日未到无天山了，正好四洲之中元洲也在北海，我一人前往元洲，将一众地仙救下再说。”

张翼轸担心商鹤羽一人难以应对，商鹤羽却信心满满，说道：“就算有两名飞仙，不过依我推测也顶多是寻常飞仙，不足为虑。另外到时我先路过无天山，借上数十名地仙和神人同行，定保一举成功。”

如此也好，张翼轸微一思忖，让商鹤羽救下地仙之后，最好让他们先往三元宫，再分散到天下三大道观之中。商鹤羽一口答应。

随后张翼轸转向应龙，说道：“我二人前往瀛洲，如何？正好瀛洲也在东海之上，倒是不远。”

应龙自然没有异议，张翼轸也不耽误，向倾东和倾颖告辞，和应龙闪身之间便来到东海之上。二人在东海之上巡视半晌，各自施展控风之术，终于在东海的东北之处发现一处隐藏的大洲。

张翼轸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，问道：“应龙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，论无坚不摧之力，非金力莫属。论绵绵不绝之势，自然当为木力。而元风之力不在五行之中，在我看来，若同样修至大成之境，元风之力又远高五行之力，却是为何？”

应龙沉思半晌，才谨慎地答道：“我也不瞒你，翼轸，先前我一直对你隐瞒身份，掩藏神通，其实也并非有意而为，而是我自九天之上被人突袭跌落凡间之时，受了重伤，非但修为大减，同时神识受损，以前许多通天神通或是法术都无法记起，只有模糊印象，再也没有真切的感悟，所以也不好向你说起真实身份之事，只有等我渡过天劫，神通大成之时，才可完全恢复清明，忆起前事……”

张翼轸点头称是：“我也有此想法，推测其实你也对自身来历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从你施展各种操纵天地元力之术的手法来看，似乎也是信手拈来，其实却是突然想起，是也不是？”

应龙一脸无奈，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打斗之时，总有意外之感，令人又惊又喜，却又更加迷惑……不过你方才所说唯控风之术最为上乘，我也有同感。上次铁围山你被天雷击顶之后不久，我忽然想通一事，便是天雷之中的力量本源，竟然是风之力！既然我身具控风之术，而天雷又源于元始之风之力，同源而生，肯定有破解之法。其后我苦思冥想，试图找到化解天雷之法，不过……却没有丝毫所得。”

张翼轸自然知道其中玄机，若是天雷之法如此轻易便被破解，也显得当初创造天雷的一众天仙太过无能，况且天雷虽然本源之力是风之力，不过也是假借天命，由天地之威而成，个中玄妙之处，也非一日之功可解，急不得。

当下将心中所想说给应龙，又劝慰应龙几句，让他暂且放心，凭他二人之力，即便天雷突降，虽说不能完全渡过，至少也可保应龙不死。再加上二人精心钻研天雷之秘，终有一日或许会解开天雷奥秘，从而可以从容化解天雷之威。

应龙自然知道张翼轸的关切之意，也是心中一暖，说道：“翼轸有心了！”

下一刻，二人同时施展控风之术，方圆千里之内，一切纤毫动静尽收于心，无一遗漏。在张翼轸和应龙强大的元风之力的侵袭之下，很快便自虚空之中突兀现出一处庞大的虚影，随后虚影变实，隐天遁地之术告破，瀛洲现形！

瀛洲显露在天地之间，顿时便有人发觉。片刻之后，两道人影疾飞而至，现身张翼轸和应龙面前。当前一人虎背熊腰，颇有大将气势，手中一把丈长银枪，手腕一抖，激起无数枪花，“咄”了一声，厉声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，胆敢来此仙家福地放肆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

应龙上前回话：“此地可是瀛洲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可是看管地仙的飞仙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应龙哈哈一笑：“是就好，省得错杀。受死！”

一扬手，竟是金木水火土五把元力剑同时凭空凝聚而成，分成五路，直取来人全身要害之处。

见应龙举手便打，来人直气得暴跳如雷，手中银枪纷飞如雪，将周身护得严严实实，打算将应龙的五把天地元剑全数化解。



不料刚刚升起护体仙气，手中银枪化为一团银影，陡然之间却失去五把元力剑的踪影。来人一愣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忽见头顶之上把精纯无比的纯白之剑自天而降，一剑便将他当场洞穿！

五行齐全，五剑合一，是为五行元剑！应龙大展神威，一招之下，便将一名飞仙当场诛杀。

来人仙体被五行元剑刺穿，顿时化为乌有，灵体随即生成，正要逃逸，却见五行元剑由白变黑，又由一化五，五把元力剑再次一分一合，生生将其灵体当场绞碎。

形神俱灭！

好个应龙，不但神通略有增长，且手段比起以前更加干脆利落，心肠也更加狠绝。

张翼轸却多少有些于心不忍，毕竟飞仙难成，况且在此看管地仙也是奉命行事，虽说有过，过不致死。想到此处，张翼轸正要出手劝阻应龙，不让他再痛下杀手，以免天劫降临之时心劫过重，不料还未开口，另一飞仙见状，大喝一声，手持双刀朝应龙疯狂冲来。

应龙岂肯退让？当即也是仰天一笑，手中纯白之剑蓦然化为土黄之色，却是五行聚集，相生相助，五行运转呈生生不息之势，五行元剑之中四行隐没不见，凸现元土之力，化为土性之剑，名为五行土剑，比起单纯的元土之剑威力不可同日而语。

只见应龙先是一剑斩掉来人双手，随后一剑斩去其项上人头，再反手一挥，如法炮制，五剑合一，又将此人彻底杀死，连再入轮回的机会也不曾给对方留下。

片刻之间便诛杀两名飞仙，应龙猛然浑身气势大涨，头顶之上的一道红光直冲向天，只见他双眼通红，仿佛无法压抑内心的嗜杀之意，随后脸露狰狞之色，回头看向张翼轸，冷冷说道：“有人敢挡我应龙者，杀无赦！”

天雷之力

不好！

张翼轸心中大惊，应龙心魔发作，万一真要一时发狂，不分敌我，向他出手也有可能，正思忖如何应对之时，猛然之间一道一丈粗细的天雷凭空生成，一闪而落，

正中应龙头顶。

应龙正是心劫初起之时，心中怨恨难平，怒火滔天，天雷又来得过于突兀，是以猝不及防之下，被天雷击个正着，顿时惨叫一声，呆立当场，犹如石化一般。

张翼轸万分震惊，急忙闪身上前，见应龙全身完好，只是双目呆滞，不言不语，如同死去。张翼轸吓得魂飞天外，急忙神识一扫，又用手一探，察觉应龙既无外伤，又无内伤，全身不见一丝伤痕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不过虽然不见有伤，应龙却是如中了定身法，一动不动，任何张翼轸呼唤或是施展控木之术为他疗伤，全都无济于事。本以为前来瀛洲即便不会轻而易举攻破，至少也不会有何损伤，不想应龙急躁之下，突遭天雷击顶。如此看来，天雷确实如一把高悬应龙头顶的利剑，不知何时会直接取他性命，马虎不得。

只是天雷击顶，有时声势浩大，有时又凭空生成，令人防不胜防，也是无比头疼之事。

张翼轸心意一动，将应龙卷起，闪身来到瀛洲之上。瀛洲大小与玄洲相仿，也是山青水秀、云雾缭绕的仙家福地，祥气弥漫，令人心生喜悦之意。张翼轸顾不上欣赏眼前美景，刚刚一步迈入瀛洲，忽然心生感应，微微一愣，随即站定身形。

不多时，便见十余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将张翼轸和应龙围在中间。为首之人是一名身材高大的女子，柳眉一横，对张翼轸怒目而视。

“你是何人，敢来毁去瀛洲的隐天遁地大法，究竟受何人指使，又打的什么鬼主意？”

张翼轸也懒得与一众天人啰唆，直接说道：“方才两名飞仙已被我二人除去，眼下瀛洲只有尔等天人……十余名天人，并非我的对手，要想活命，速速逃走即可。”

女子一听大吃一惊，难以置信地打量张翼轸半晌，质问道：“你也不过是飞仙之境，怎可能斩杀两大飞仙？难道是身边的昏迷之人？不管如何，既然你敢置天条于不顾，公然诛杀奉天命在此办要事的飞仙，我等虽然不如你法力高强，也要替天行道，将你拿下交由天庭发落。”

话一说完，女子手一挥，其余天人全部闪身近前，各自亮出法宝，将张翼轸围得严严实实，不由分说一齐攻来。

张翼轸分神卷住应龙，想起应龙的五行剑术，心念一动，操控天地元力，瞬间凝聚而成五把元力剑。虽然没有元金之剑，不过有元风之剑代替，五剑围绕全身上下翻飞，将一众天人挡在身外。

惊见张翼轸此等神通，以女子为首的天人都面面相觑，脸露骇然之色，止步不前，不敢再攻。张翼轸自知真要打杀起来，不出数招便可将十数人杀个干净。不过依他所想，这些天人其实只是被人蒙骗受人利用而已，杀之可惜，能不杀最好放过，也好不与他们的父母结仇。

见一众天人心生惧意，张翼轸也不迟疑，蓦然右手一伸，声风剑自体内跃出，随后气势一放，天命之火脱剑而出，形成一道撼人心魄的剑影，倏忽间在一众天人眼前掠过，直将他们吓得纷纷跳到一边。尤其是为首的女子显然识得此火的厉害，惊叫出声：“你不过是小小飞仙，怎会操纵天命之火？”

张翼轸淡然一笑，故作神秘说道：“尔等是奉命行事，我又何尝不是身负重大使命？五洲之事事发，天帝无比震怒，命我下凡前来处置为首之人，你等不过是受骗上当，是故不予追究，还是快快逃命去吧！”

为首女子顿时愣住，忽然冷冷一笑：“想要骗我上当，哼哼，没门。五洲之事乃是天帝亲自下命，由三名天官和数十名天仙、飞仙共同执行，怎会是私自行事？你到底何人，报上名来。”

三名天官和数十名天仙、飞仙，看来来头不小，声势浩大不说，实力颇为惊人。又微一思忖，张翼轸摇头叹息：“不知阁下大名？阁下有所不知，五洲之事本是三名天官假传天帝之命，其实是为了一己之私，试图暗中组建自己的一方势力，如今被天帝发觉。天帝大为震怒，先派我前来说服为主，若是不成，可以当场诛杀，不必留情。怎么，你等还是不信？若非如此，我不过是飞仙之境，为何却有天命之火傍身？此为天帝特意赐我天命而成！”

此话一出，为首女子半信半疑，想了半晌，才迟疑答道：“我名花非，阁下姓甚名谁？你方才所说，可是当真？”

张翼轸从容一笑，点头说道：“千真万确！只因在我看来，尔等天人也是无辜，本无叛逆之心，却被他人所用，一着不慎，难免落个形神俱灭的下场。而我有不少天人友人，不忍看到各位因此丧命，所以好言相劝……莫要再执迷不悟，三天官已

经被天帝下令拿下，不久将会诏告天庭，其罪当诛。”

花非一时踌躇，“哦”了一声，沉吟不语，过了半晌，猛然抬起头来，眼露喜色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等有幸得遇贵人，今日可逃一死，先行谢过阁下的大恩大德。”

张翼轸点头说道：“不必客气，尔等离去即可，日后应当弃恶扬善，才可避免再次大祸临头。不过若是花非告知三天官现今藏在何处，当是大功一件，我可禀报天帝，将功赎罪！”

花非与众人相视一眼，微一思忖，犹豫说道：“既然阁下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，而天帝已然知道三天官之事，三天官怎敢再冒犯天颜，逆天行事？他们应该主动向天帝投诚才对。而阁下身为飞仙，且是天帝钦命之人，怎会向我等小小天人询问三天官下落？”

见花非心生怀疑，张翼轸暗道晦气，转念一想，又开口相问：“三天官见势不妙，乘机逃跑，如今不知身在何处。既然花非不知三天官下落，可否将他三人姓名告知？只因天帝命我下凡前来处理五洲之事，来时匆忙，并未言明三位天官之名。”

花非脸色一变，随即右手一挥，十余名天人分散开来，各自全神戒备，亮出法宝，蓄势待发。张翼轸见被花非识破，也不多说，全身气势大涨，手中声风剑一挺，笑道：“难道各位也违抗天命不成？”

花非气愤至极：“你根本不是受天帝指派而来，到底是谁？原来想从我等口中套出三天官之名，不要痴心妄想，没门儿。没想到你身为堂堂飞仙，也会使出宵小伎俩……今日受你愚弄，我等天人虽然法力不济，与要誓死与你周旋到底。”

张翼轸却是摇头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尔等莫要再执迷不悟，难道非要逼我痛下杀手不成？”

花非突然醒悟过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啊……你是张翼轸？你就是杀害秀才小五之人？”

张翼轸见事已至此，情知也无隐瞒的必要，点头承认。花非顿时脸色大变，当下双手一错，手中火焰汹涌，直朝张翼轸扑来。

天人修为相当于地仙之境，即便是千年地仙，与如今的张翼轸相比，也有云泥之别。张翼轸不想痛下杀手，奈何十余名天人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，再加上有应龙





拖累，要想从容脱身也并非易事，除非一剑一个将十几人杀个精光。

打斗多时，张翼轸也是耐心渐失，杀心流露，将心一横，也罢，既然准备连天帝也要反了，何必在意再多上几名飞仙仇敌？张翼轸一旦想通，心意大开，声风剑威势外放，正要一举将一名天人斩于剑下，忽然之间一股无名气势凭空生成，犹如虚空裂开，从中突现无边狂暴之力。此力狂放肆虐，可摧毁万物，可撕裂天地。

张翼轸心神大震，此力他无比熟悉，正是天雷之力。

只是四周空空，不见劫云，也没有天雷及顶，怎会凭空生成天雷之力？究竟发生何事？

他微一愣神，忽见一直紧闭双目的应龙蓦然睁开双眼，眼中精光大盛，放射森然寒光，湛蓝如水，纯洁如碧。光芒如两道天雷，一闪没人虚空之中，紧接着，虚空之中传来天雷迸裂之声，噼啪之声不断，犹如水波漫延。再看十余名天人全部被波及在内，连一丝声响也来不及发出，片刻之内，全数殒命，连一丝灰烬也没有留下。

随后应龙闪身傲然立于虚空之中，仰天大笑：“风之力，天雷之力，原来如此，哈哈！”

张翼轸负剑在前，心中惊骇万分，忙问：“应龙……你，掌控了天雷之力？”

应龙收回全身气势，自得地一笑：“不错，方才天雷击顶，我任由天雷之力侵入体内，与体内的风之力相互呼应，嘿嘿，虽然差点因此丧命，被天雷之力撕裂。不过好在我硬挺过来，感悟到天雷之力的本源所在，再与体内风之力融为一体，哈哈，从此以后，天雷再也无奈我何！”

张翼轸大喜过望：“好极，如此说来，你此后只等天雷降临，到时便可从容渡劫成功，一飞冲天，从此重返天庭，再也不受天地规则所限？”

应龙点头称是，掩饰不住一脸得意之色。

张翼轸心念一动，猛然想起一事，忙问：“天雷之力与风之力，难道真是源自一体？”